

世界经典文学名著丛书—C卷

简·爱

jian ai

青少版·插图本



湖北美术出版社

世界经典文学名著丛书——C卷

简·爱

原著：〔英〕夏洛蒂·勃朗特

改编：乔伟平



湖北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简·爱 / 雪梅工作室改编. — 武汉: 湖北美术出版社,
2005.11

(世界经典文学名著丛书. C 卷)

ISBN 7-5394-1787-0

I. 简... II. 雪... III. 汉语拼音—儿童读物 IV. H1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29632 号

世界经典文学名著 — C 卷《简·爱》

责任编辑: 姜晓鹏 蔡慧荣 吴开

原 著: (英) 夏洛蒂·勃朗特

改 编: 乔伟平

设计制作: 雪梅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湖北美术出版社

地 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86 号 B 座

电 话: (027) 87679522 87679529 邮编: 430070

印 制: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 / 32 印张: 6

印 数: 8000 字数: 110 千字 彩插: 12

版 次: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94-1787-0/H · 4

定 价: 109.00 元(全套十册) 本册定价: 10.90 元



内 容 提 要

《简·爱》是一部世界经典文学名著，深得世界上各个国家男女老幼的喜爱，尤其值得孩子来认真阅读。

女主人公简·爱自幼丧失父母，在舅舅家过着寄人篱下的苦难生活，因备受虐待而萌发了反抗意识，被送进了洛伍德学校。毕业后，应聘来到桑菲尔德府当了家庭教师，并与归来的男主人罗切斯特相互之间产生了爱慕之情。但在婚礼上却发现罗切斯特已早有妻子——一个被囚禁在阁楼里的疯女人。简·爱虽然仍深深地爱着主人，但她的做人原则和自尊心使她毅然选择了离开桑菲尔德，离开罗切斯特，独自在外漂流。最后因一直挂念着罗切斯特，她又决定回到他的身边。但这时，桑菲尔德已被大火烧毁，罗切斯特双目失明，手也残废，但简·爱依然和他结了婚，并从此过起了幸福的生活。



简 · 爱

目 录

第一章	寄人篱下的日子	1
第二章	洛伍德求学的日子	14
第三章	任家庭教师	31
第四章	男主人的归来	47
第五章	爱的萌芽	65
第六章	重回盖兹海德府	89



简 · 爱



第七章 情定桑菲尔德.....	99
第八章 婚礼上的意外.....	118
第九章 离别伤心地.....	133
第十章 离别的日子.....	146
第十一章 长相厮守.....	170
后 记	185





第一章

寄人篱下的日子

冬日的午后，寒风凛冽，天空乌云密布，不一会儿，便下起了冰冷的滂沱大雨。

表妹伊丽莎白、乔奇安娜和表哥约翰都在客厅里，围在他们妈妈身边，一边烤着炉火，一边愉快地交谈着，看起来非常温馨、非常快活。可是，这种温馨和快活从来不曾属于我，因为舅妈不准我靠近，他们都十分讨厌我这个外来人。

我知趣地躲到了客厅隔壁的早餐室里，在书架上找了本插图多的书，爬到窗帘后面的窗台上看了起来。书中的故事使我着迷，我完全沉浸在其中。忽然，我听到了约翰的声音：

“喂！忧郁小姐！”接着早餐室的门被打开了，“见鬼！她去哪儿了？”





他发现早餐室里没人又接着大喊：“伊丽莎！简不在这儿，她一定跑出去淋雨了。去告诉妈妈，她是个坏东西。”

“幸亏拉上了窗帘。”我心想。

约翰·里德眼光不锐利，头脑不灵活，他是不会发现我的。可是伊丽莎却不一样，她在门口一探头就立刻说道：“她在窗台上呢，约翰！”

我赶紧从窗台上跳了下来，因为一想到要被约翰拖出来我就浑身发抖。

“你有什么事吗？”我局促不安地问。

“该说‘你有什么事吗，里德少年？’”他又接着说，“这就是回答，‘我要你到这里来。’”他在一张扶手椅上坐下，恶狠狠地瞪着我，打了个手势，示意我过去。

约翰·里德是个14岁的学生，比我大4岁。从他的年龄来看，他长得又高又胖，皮肤黑黑的，显得不健康，脸盘阔大，四肢肥壮，手脚都很大。贪吃使他变得肝火很旺，眼睛朦胧模糊，脸颊松弛，为人极为自私。

他对他母亲和姐妹都没有多少感情，对我更是颇有恶感。他常常欺侮我，虐待我，把对我的辱骂和殴打当成一种乐趣。我无处申诉，因为仆人们怕得罪他们的少爷不愿帮我，而里德太太在这件事上总是装聋作哑，似乎什么都没有看到。

我已经习惯于服从约翰，因此便走到他的椅子跟前。他冲我伸长了舌头，做鬼脸，我厌恶地看着他。突然，约翰狠狠地给了我一拳，我差一点摔倒，忙向后退了两步才站稳了身子。



“你躲在窗帘后面干什么？”他怒吼道。

“我在看书。”我怯生生地回答。

“把书给我！”他从我手中夺过书，“你没有资格动我们家的书。妈妈说你是靠别人养活的人；你没有钱；你爸爸什么也没留给你；你该去要饭，不该跟我们这些绅士的孩子一起生活。现在我要教训你，让你知道翻我们书架的好处。快，站到门边儿去，离镜子和窗户远些。”

我照他的话做了，起初并不明白他的用意，可是一见他举起书要冲我扔过来，我便什么都明白了。我本能地惊叫着向一旁躲闪，但已来不及，书正好打在我身上，我跌倒了，头撞在门上磕破了，流出了血，很疼很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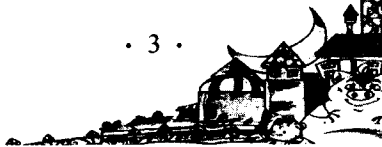
愤怒的火焰从我心中喷出，所有的屈辱都涌上心头，我再也无法忍受了，向约翰喊道：

“你是个既恶毒又残酷的坏孩子！你简直是个杀人犯，像罗马的暴君！”

“什么！什么！”他吃惊地嚷道，“你竟敢这样对我说话！看我怎么收拾你！”

他朝我扑过来，揪住我的头发用力打我。血从我的头上往下滴，剧烈的疼痛使我忘记了害怕，我疯了似的和他厮打起来。

在一片呼号声中，里德舅妈怒气冲冲地奔下楼梯，身后还跟着女仆白茜和阿葆特。





我们被拉开了。

“把她拖到红屋子里关起来！”舅妈一声令下，立刻就有四只手抓住我，把我拖上了楼。

我一路反抗，这可是我少有的举动。但这么一来大大增加了白茜和阿葆特对我的反感。

“抓住她的胳膊，阿葆特小姐！她简直像一只疯猫。”白茜嚷道。

“真不要脸，居然打起你恩人的儿子来！居然打你的小主人！”阿葆特大声说道。

于是，我被拖进了红屋子。因为我还在挣扎，白茜就命令阿葆特把她的吊带解下来，准备把我捆绑起来。

“别解了，我不动就是了。”我紧紧抓住凳子，作为保证。

白茜肯定我真的屈服了，才松开手。临了，她又对我进行了一番说教，才走了出去，关上门并随手上了锁。

红屋子是备用的屋子，除非是偶尔有大批客人来到盖兹海德府，才有必要动用这间屋子。然而，它却是整座房子里最宽敞最堂皇的一间屋子，里边摆着一张桃花心木床，粗大的床柱上挂着绛红色锦缎帐子。两扇巨大窗户的窗帘也是用同样料子做的花边。地毯是红的，墙是淡淡的黄褐色，大柜、梳妆台、椅子都是用桃花心木做的。床褥和枕头蒙着雪白的罩子，白得刺眼。床头一张醒目的大安乐椅也是白色的。

屋里很冷，很静，也很庄严。使女只有在星期六才来打扫一次卫生。里德太太也要隔好久才来一次，查看一下大柜



里某一个秘密抽屉里的东西，如各种羊皮纸契据、首饰、还有她那亡夫的一张小像。里德先生死去已有九年了，他是在这间屋子里断气的，也是在这里入殓的。从此，这间屋子就充满了神秘和凄凉。

两扇窗户之间有一块大方镜子，我的目光被它吸引了，里面那个瞪眼看我的古怪小家伙，看来就像个真正的幽灵。我那会儿很迷信，但我的反抗心情还在气势汹汹地激励着我，只要一想到约翰·里德的种种暴虐专横，他姐妹的种种骄傲冷漠，他母亲的种种厌恶，佣人们的种种偏心，我就更加生气了。

“不公平！”我的理智说道。在那个悲惨的下午，我整个心多么想反抗啊，我甚至想到了出走和绝食。但我无法回答内心的问题：为什么我会这样受苦呢？后来，我彻底地明白了。

我在盖兹海德府是个不合群的人，和谁也不相像。我是个异种人，在脾气、能力、爱好上都和他们相反；我是个没用的人，不会迎合他们的趣味；我是个有害的人，对他们的虐待越来越气愤，对我这个和他们之间谁也没有共同感情的人，他们没有必要怀着爱心来对待。

我昏沉沉地躺在里面思考着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只觉得红屋子里的光线越来越暗，阴沉的下午逐渐变成了凄凉的黄昏。我抬起头，看了看阴暗的屋子，心想：要是里德舅舅还活着，他一定会对我好，一定不会让我受到欺侮的，舅舅的灵魂见



世界经典文学名著丛书



到外甥女被虐待，说不定会离开墓地，来到这间屋子，出现在我面前。

我想着想着，有些害怕了。我强忍着不让自己哭出声，生怕舅舅的灵魂真的会来看我。我拼命打消这个念头，抬起头，试着大胆地看了看这间黑屋子。这时，墙上闪过一丝亮光，忽然又溜到了天花板上，我以为鬼魂真的来了，吓得心怦怦乱跳，耳朵也嗡嗡作响，似乎有什么东西靠近了我的身旁。

我冲到门口，拼命摇晃门锁，大叫着：“放我出去！快放我出去！”

门外过道里响起了奔跑的脚步声，钥匙一转，白茜和阿葆特进来了。

“爱小姐，你病了吗？”白茜问。

“不，没有。但是，请放我出去吧！我看见一道白光，鬼要来了，我害怕！让我回到育儿室吧！”我紧紧地抓住白茜的手哀求道。

白茜正在安慰我，里德舅妈走了过来，训斥她说：

“我吩咐过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也不准进来！”

“爱小姐叫得太吓人了，太太！”白茜解释道。

“让她去！她这是在耍花样欺骗你们。我最恨小孩子撒谎了，让她再待一个小时，直到她完全屈服，不再出声。”

“哦！舅妈！饶了我吧！用别的方法教训我吧！我真的要吓死了。如果……”

“闭嘴！你休想骗我！”舅妈不耐烦地打断我的话，把正



在哭泣的我推回屋里，咣啷锁上门，急匆匆地走了。

我在极度惊恐中晕了过去。

当我醒来时，发现自己躺在婴儿床上，刚才发生的一切好像噩梦一样。我感觉有人在摆弄我、扶我坐起、搂着我。

我努力睁开眼，透过蜡烛的红光，我看见白茜端着脸盆站在床边。洛依德医生坐在我床边的椅子上，正低头看着我，他的目光使我感到既温暖又亲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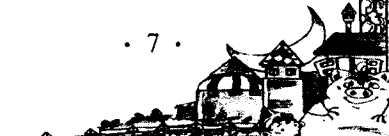
医生握住我的手，微笑着说：

“小姐，你会慢慢好的，明天我再来看你。”说完他扶我躺下，嘱咐白茜仔细照顾我，然后他走了。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我的心往下沉，一种难以言表的悲伤把它压了下去。

白茜回到女仆房里时，我听见她说：“我今晚无论如何也不敢跟那个可怜的孩子一起睡了，说不定她会死掉的。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看见了什么。太太也太狠心了。”阿葆特和白茜都上床睡下了，炉火和蜡烛都灭了。而我却清醒地度过了一个不眠的漫漫长夜，可怕的清醒！恐怖使我的耳朵、眼睛和心灵都同样地紧张，这是一种只有孩子才能感觉到的恐怖。

第二天中午，我起来穿好衣服，独自坐在壁炉旁边。我感到身体虚弱，但我最严重的疾病还在于心灵上的痛苦，想起这两天所经历的一切，我不由得暗自落泪。

白茜一边干活，一边安慰我。她从厨房里拿好吃的给我，用我喜欢的书吸引我，并且还唱歌给我听，但这些都不能提



· SHIJI JINGDIAN WENXUE MINGZHU CONGSHU ·

世界经典文学名著丛书



起我的兴致。我知道没有人真正的爱我，所以很绝望。

正当我伤心流泪的时候，洛依德医生走了进来，他看到我的样子，连忙问：

“怎么了，爱小姐，是哪里痛吗？”

“不！先生。我是因为自己的不幸才哭的。”我轻声回答。

医生有点奇怪，他认真地看着我的脸，问道：

“你昨天是怎么病的？”

“她不小心摔倒了，先生。”白茜插嘴道。

“不！我是被别人打倒的，”我反驳她说，“不过，我生病不是因为这个。”

洛依德先生想了想，对白茜说：“你可以走了，白茜，我来开导开导爱小姐。”

白茜一走，洛依德先生就问我：“你究竟是怎么病的？”

“我被他们关在一个有鬼的屋子里，直到天黑。”

医生笑了：“有鬼！你真是个孩子！你怕鬼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怕里德舅舅的鬼魂。他是在那间屋子去世的，没人愿意去那儿。他们把我关在里面，连支蜡烛也没有，我一个人在那里，实在太可怕了，我一辈子也忘不了。”

“就因为这个，你就觉得自己很不幸吗？”

我多想仔仔细细地回答他的问题呀，可要仔细地回答又是多么的困难啊！不过，这是我把自己的悲痛一吐为快的第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机会，我生怕错过了它，所以竭力做了一个贫乏却完全真实的回答。



“不只是这个，我没有父母，也没有兄弟姐妹。里德舅妈讨厌我，约翰把我打倒了，而她却把我关进红屋子里。”

“你不觉得盖兹海德府是座很漂亮的房子吗？”医生问，“你不喜欢住在这么好的地方吗？”

“这儿不是我的家。如果有别的地方可以去，我一定会十分乐意离开这儿的，可是没有。”

洛依德医生叹口气问：“你还有别的亲戚吗？”

“我想没有了，先生。就算有，我也不知道他们住哪儿？”

医生深思了一会儿说：“那么，你想上学吗？”

我并不是太清楚学校是什么样子，只是听白茜说过学校纪律很严。但一想到上学就可以远离舅妈和约翰，能彻底改变一下自己的处境，开始新的生活，学校便对我有了强烈的诱惑力。

“我想上学！”我思索了半天，说出了这个结论。

后来的情况是这样的：里德太太回来后，洛依德医生向她提起了让我上学的事，里德太太很高兴能够摆脱我，立刻同意了。

几个星期后，我恢复了健康。与洛依德医生的谈话，让我对新生活充满了希望，我期待着离开这里去上学的日子。然而，时间一天天、一周周过去了，里德太太还是不提上学的事。她很少与我说话，只是用冷酷的眼光打量着我，将我和她的孩子们隔离开来，让我独自睡一间小屋，命令我一个人





吃饭，并整天待在育儿室里。

伊丽莎和乔奇安娜都听从她妈妈的吩咐，尽可能少跟我说话。

约翰仍然旧习不改，他时常冲我做鬼脸，有一回还想打我，我忍无可忍扑了过去。约翰见我还手，吓坏了，忙松开手，哭着跑到他妈妈那里去告状，说我像疯狗一样扑向他。

“约翰，我叫你不要靠近她。我不愿看到你和你的姐妹跟她在一起。”

听到这话，我忍不住大声回敬道：“他们不配跟我在一起。”

里德舅妈听到这个古怪而大胆的声明，一阵风似的向我飞奔而来。她把我拖进育儿室，按倒在床上，威胁我不许下床，不许乱说话。

“要是里德舅舅还活着，他不会允许你这么做的。”我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勇气，大声反抗道，“他的灵魂在天上，你想的和做的一切他都看得到，还有我的爸爸、妈妈，他们也看得到，他们会惩罚你的。”

里德太太死命地摇我，扇我耳光，然后一句话也不说，离开了我。白茜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训斥我，证明我是人家抚养过的最邪恶、最任性的孩子，说得不由你不信。

在冷漠、仇视中，我又孤独地过了几个月。别人都在欢天喜地地过圣诞节和新年，然而，所有的快乐都与我无缘，我只能坐在一个冷清的角落，把我惟一的玩具——木娃娃抱在膝头，等待时间的一点点流逝。



1月15日早晨，我像往常一样百无聊赖地望着窗外出神。大门打开了，一辆马车驶了进来，在院子里停了下来，有人打开门让新来的客人进来了。

不一会儿，白茜急急忙忙奔上楼来，开始给我洗脸、梳头，并叫我马上下去，说早餐室有位客人想要见我。

我很想问问是谁要见我，可是白茜已经走了。我忐忑不安地向早餐室走去。差不多三个月了，我一直没被叫到里德太太面前去过，不知道等待我的将是什么。

在早餐室门前，我不得不停了下来，因为我两腿直打哆嗦。大约过了十分钟，我才慢慢推开门。除了里德舅妈外，我还看到一个又高又瘦的黑衣男人正笔直地站在我面前。

舅妈对这个毫无表情的男人说：“这就是我跟你提起过的那个小姑娘。”

黑衣人打量着我，用一种低沉、严肃的声音说道：“你多大了？”

“十岁。”

“叫什么名字，小姑娘？”

“简·爱，先生。”

我抬起头看到他是个高大的绅士，五官和身体的轮廓都同样的严峻、古板。他走到里德舅妈对面的扶手椅上坐下，然后招呼我端端正正地站在他面前。

“你知道坏人死了以后上哪儿吗？”他问。

